

【2009-07-05/聯合報/A16 版/座談會】

**「臺灣民主發展契機-從中正紀念堂出發」論壇**

紀錄：方子勻、宋端儀

---

依照立法院的決議，「臺灣民主紀念館」已恢復原「中正紀念堂」之名稱。基於依法行政，將於七月下旬掛回原「中正紀念堂」牌匾。

此舉可預知必然會引發社會高度關注，教育部希望透過論壇邀集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，以「台灣民主發展契機 | 從中正紀念堂出發」為主題進行研討。期待社會拋棄意識型態、意氣之爭的情結，能從此一事件幫助我們對於台灣民主發展有更深刻的省思與啟發。

中正紀念堂園區在台灣過去民主化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，未來對於園區的空間規劃與運用如何發揮民主教育功能的討論，應更有意義，也是舉辦論壇的重要目的。

引言人：聯合報副總編輯 周恆和

與談人：（依筆劃順序排列）

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王曉波

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王俊秀

資深媒體人 戎撫天

東海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林騰鶴

文化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姚立明

中國人權協會名譽會長 柴松林

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徐永明

嶺東科技大學校長 陳振貴

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長 郭瓊瑩

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羅曉南

紀錄：方子勻、宋端儀

攝影：姚永倫

## 歷史建築去政治化

王曉波：從宏觀歷史來看，中華民族四位重要領袖，首當其衝的孫中山、第二蔣介石、第三毛澤東、第四鄧小平。蔣介石對臺灣的貢獻，在於實行三七五減租、國民教育、確立一夫一妻制，讓臺灣跳脫日本殖民地經濟型態，躋身為「亞洲四小龍」。因此我主張紀念館應該是屬於歷史，做為一個歷史建築和場所，不應加上任何政治意識形態。

將中正紀念堂當作歷史紀念館，保存蔣介石的歷史，不講政治，因為民主的爭議性太大，以宏觀角度來看，人類民主不過是歷史中的一種型態。

我不同意「轉型正義」，那只是政治術語。今天是要恢復正義，而不是轉型。我主張去政治化、維持現狀，大中至正、民主廣場都不要，將爭議減到最低，維持藍綠雙方公平性。

## 改名為「中正紀念堂博物館」

王俊秀：蔣介石是歷史人物，不管喜不喜歡，都要容忍他是過去社會歷史中的一部份。現今中正紀念堂已是社會化的一環，除轉化成社會空間，在功能方面應變成一個公民廣場。

中正紀念堂代表歷史的見證，若將其博物館化，保留蔣中正的歷史地位，改名為「中正紀念堂博物館」，將展現臺灣人民容忍度及民主素養，讓大陸人士踏入來臺必參觀的中正紀念堂時，也能上一堂民主課。

可以用幽默的方式來看待中正紀念堂的教育範疇，可以用學習園區概念，把生命週期、自己動手做等內容放進去，可以從中學習反省、容忍不同意見的能力，帶入民主素養。如南非有個「種族隔離博物館」，勇敢呈現過去白人如何對待黑人，中正紀念堂也可以設立「選舉博物館」，告訴民眾以前是怎麼做票的，這是教育民眾反省能力很好的教材。

很多人以為，希望中正紀念堂保留原樣的是外省人，希望更名的是本省人，其實這個問題不應該和族群連結在一起，但很遺憾的是被操弄成族群議題。臺灣以往是二元對立，如政黨的藍綠對決、統獨爭議，其實黑白之間的灰色才是無限寬廣的空間，因此學習第三元概念很重要。

## 讓民眾解讀歷史定位

戒撫天：中正紀念堂在蓋的時候是威權時代，到了民主時代轉變成政治抗爭基地，因此定位為民主廣場很適當，既然定位為民主自由的象徵，那麼名稱換不換就不是這麼重要。

現在應該要討論的是兩蔣的歷史定位，兩蔣去世已超過 20 年，但他們的歷史定位從來沒有深刻研究，這是臺灣社會分歧的重要因素，何不利用公民討論或學術研究，對兩蔣做出新的歷史評價，名稱爭議也就不存在。

網路上對這件事有很多很有趣的創意，有人建議在牌樓上裝 LED 看版，每天換一個名稱，雖然這只是個搞怪做法，但也看得出現在年輕人不認為這是政治問題，如果執意變更而引發社會爭議，就和追求臺灣和解的想法反其道而行。

臺灣目前的問題，一是民主素質低落，原因在藍綠及族群對立，因此要提昇國民的寬容精神；二是兩岸關係快速改變，讓臺灣思考如何鞏固自己的民主。還要促進公民和解、社會對話，利用部落格等個人媒體，鼓勵老一輩的人多談自己的故事，相信對整個社會和諧很有幫助。

## 積極的態度 來開放利用利用

林騰鶴：中正紀念堂的名稱有法律位階，不能隨便更動，因此重新掛牌是正確的，但為避免政治紛爭，必須慎重以待，尤其這裡是許多學潮的發生地，因此重新掛牌我持保留態度。

蔣中正在臺灣憲政歷史上有一定地位，但我們的憲政教育始終不夠，因此建議將「中正紀念堂」改為「憲政民主教育館」，展示憲政的重要發展、歷史、文物等，但程序上要由立法院發動修法，來取代情緒性抗爭。

過去形式上的民主人權，轉變成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的積極人權，如聯合國簽署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」及「公民政治權利國際盟約」；瑞士 2000 年憲法中有一條，「一國家國力的強盛與否，要看最弱勢人民所能獲得的給付和照顧，而不是形式的自由和人權」。教育部應該思考，在人權在進步的時代，憲政教育也應該更進步。

不同於過去，在野黨有機會透過國會，把中正紀念堂組織條例改成較合乎現實的憲政民主發展，可以辦公聽會，集思廣益改成大家有共識的名稱。

## 去官署化 交還民間處理

姚立明：儘管多數人認為藍綠對立是臺灣政治的生態，但我認為民主發展的契機是跳脫藍綠，如果不跳脫藍綠，就無法回歸對歷史的客觀討論。

中正紀念堂沒有定位問題，而是蔣中正有定位問題，沒有蔣中正威權統治的歷史真相展現，就無法化解名稱之爭。因此掛名問題應從「轉型正義」談起，沒有上位的轉型正義處理，就沒有名稱爭議的解決方案。如果對轉型正義和兩蔣沒有全方位的討論，就很難討論中正紀念堂的名稱問題。除非臺灣認為分裂的政治文化無法解決，否則可以嘗試用比較幽默、文化的方式，繞過名稱問題來討論。

我建議，教育部因為不主管轉型正義，可以將問題丟出來，讓諸如研考會的機構來處理。

我贊成中正紀念堂去官署化，不贊成去政治化，與其用「官」的上對下概念，不如交還給民間來處理。就申請集會遊行方面來看，「中正紀念堂」的「自由廣場」是一個很明確的概念，就保持原狀不要變更名稱。

## 保持原樣 做一個歷史的遺跡

柴松林：羅爾斯「正義論」中的正義，是任何公民在社會裡都可以得到同樣的好處與利益，才是正義的社會。現在的總統府、中正紀念堂都可以成為國家的歷史遺跡，既定的歷史是不會改變，它代表一個記憶與發展的里程碑。

中正紀念堂是臺灣寶貴的資源，要善加利用，並不是變成學校或某某館，而是它本身就具備教育功能，我們應將這些經過真實呈現，臺灣人民就可以透過歷史遺跡、社會過去的經驗來學習民主。

以往，我們都有誤解，因為中正紀念堂發揮教育功能就歸屬教育部，其實政府的所有部會都是教育單位；為避免政治爭議，應將中正紀念堂交屬沒有政治關係的部會來管理，如國家公園管理處或者國家歷史遺跡暨管理處。

真正的民主政策，是為了讓所有人都獲得好處、避免傷害、創造自由社會。我認為，中正紀念堂就保持原樣，做為一個歷史遺跡，告訴民眾過去發生的事情。

## 還原歷史 立碑清楚說明

徐永明：我曾經參與中正紀念堂改成台灣民主紀念館的過程，當時，多數人持反對，表示將擺放蔣介石的地方，改成台灣民主紀念館很諷刺。但也有人說，因為如此，我們可以提醒下一代，一個擁有那麼大銅像的人，代表他在過去貢獻大、權力大。如果將這段記憶抹除，可能世人就會忘了這段歷史，所以更名是用民主紀念館的角度去看。我有兩點看法，第一從政治評論家的角度而言，今政黨輪替，所以就要改回來，似乎缺乏創意，改名的過程中是可以有創意，不如改為「中正紀念堂暨台灣民主紀念館」，兩者兼顧。或者立紀念碑，清楚說明自由廣場之前「大中至正」的故事，因為「大中至正」所代表的威權專制意義很重要，是台灣一段重要的歷史。

第二對一般民眾而言，我同意幾位先進的看法，更名對它名稱有真正的號召嗎？或許廿年後，因都市設計、規劃，中正紀念堂就會今非昔比。我個人建議，政府現階段應用長遠性的方向來思考，這塊具影響力的土地要如何運用，做好理想的長遠規劃，除了考量牌匾要不要掛回去上之外，應該要將想法放鬆，廣納其它意見。

## 維持現狀 保留歷史遺跡

陳振貴：中正紀念堂是一個建築，其意義來自於社會和人民賦予的定位、看法及色彩，不同政黨，就有不同的定位和局勢。

目前「自由廣場」內設「中正紀念堂」，正好是臺灣民主教育的示範場，代表威權的老國民黨時代，演進成民進黨執政的「自由民主」時期；由於政黨再度輪替，此時雖然處於動盪的意識型態爭議中，但仍是臺灣民主發展的見證與寫照廣場。

將中正紀念堂議題視為臺灣民主發展契機，似乎有過度放大之虞。國民黨一黨獨大創立的中正紀念堂，賦予人們很好的歷史回憶，但民進黨持「轉型正義」主張廢除蔣中正獨裁者紀念館，明顯是種意識型態和政治鬥爭。

中正紀念堂拆匾與復名爭議點在於蔣中正，有人尊其為民族救星，也有人認為他是 228 與白色恐怖原兇，但這是政治問題，應由歷史去評斷，紀念堂原本就是紀念蔣中正，以他的名稱命名又何妨，而自由廣場也保留，讓下一代知道這段歷史，做為臺灣民主發展過程的紀念牌樓。

如何在七月一日降低傷害才是當務之急，我認為民主廣場維持現狀，做為觀光教育，可規劃為讓民眾學習、運動的廣場。

## 以都市發展角度保留歷史

郭瓊瑩：都市發展角度來看，中正紀念堂是發展中自然形成的活動集會場所，名稱問題也應該從歷史角度來看。

中正紀念堂代表臺灣幾十年來民主化及民眾意見交會的地方，如同倫敦的海德公園、北京的天安門廣場、莫斯科的紅場，都有其歷史背景，現在的名稱既然已經掛上，就已經是個存在的事實，不要拿下。

且地理上，中正紀念堂與總統府廣場是不可切割的，因此也不是紀念蔣中正的適切場所，如果總統能走出「總督府」，將總統府改成紀念館，將中正紀念堂、總統府到博愛特區整個還給市民使用，就不會卡在定位問題上。

對臺灣的民主發展而言，日本影響是藍綠對立的關鍵，到今天臺灣人民都沒有真誠的面對日本影響是好還是不好，因此希望歷史真相被很誠實的寫下來，讓每個人都有自我解讀的機會。

## 中正？民主？紀念館 名稱並列

羅 曉南：可以用折衷方式將中正紀念堂和民主紀念館名稱並列，讓民眾各自表述。現在臺灣核心價值普遍流失，是因為缺乏典範人物帶領大家提昇，尤其沒有共同認定的政治人物，因此可以設立人物紀念館，如信介館、渭水館等，甚至加入林懷民等藝文界人物，樹立典範讓民眾共同學習，凝聚共識，提昇社會核心價值。這裡也可作為國民黨黨史的公開場所，舉辦國際性研討會，無論對蔣中正認不認同，都可以在此討論。

中正紀念堂是一個觀光景點，觀光需要故事，如果把過去的爭議都列出來，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說，同時給大陸觀光客一個民主教育。

假設一定要重新掛牌，可以讓兩個名稱一起掛，如把「民主紀念館」當作副題，或者加碑說明，把中正紀念堂、音樂廳、典範人物、選舉紀念室等都列進去。

現在民主基礎存在許多問題，全球核心價值都在動搖，今天把中正紀念堂的民主拉到憲政來說，重點在於能不能提升民眾的核心價值、人品道德。

## 結論

王曉波：我主張中正紀念堂應該正名，這裡畢竟是蔣介石的紀念館，怎麼能叫民主紀念館呢，如真要講民主，應該從臺灣民主國的歷史開始講起。

王俊秀：我認為第一、要將中正紀念堂要回歸人民，成為總督府、企業博物館以外的「第三部門」，帶動公民社會；第二、讓中正紀念堂成為年輕族群的音樂經絡，用音樂表達新一代的聲音；第三、歷史人物博物館在其他國家已存在多年，臺灣應用更多元的角度來看待這場爭議。

戒撫天：我贊成中正紀念堂維持現狀，讓社會自然去解讀。中正紀念堂是臺北歷史發展很重要的地方，是威權統治時代的紀念館，現在加上自由廣場的民主涵義，整個反映出臺灣的政治現況。另外要對日本及蔣中正的評價產生共識，因為沒有共識，就很難解決問題與爭議。

林騰鷗：就教育觀點，中正紀念堂應該以更開放積極的態度來利用，七月一日掛牌動作是完全合法的，但是除了合法，還應該考慮比例原則與公共利益，因此我持保留態度。

柴松林：真正的民主政策是為了讓所有人都獲得好處、避免傷害、創造自由社會。我認為，中正紀念堂就保持原樣，做為一個歷史的遺跡，告訴民眾過去發生的事情。

陳振貴：應跳脫藍綠立場，減緩重新掛牌可能的爭議，歷史不是勝利者的戰利品，民主政治應跳脫此藩籬，臺灣是一個多元的民主社會，應從自由、民主的角度來落實社會公平。

郭瓊瑩：可參考美國費城獨立鐘中心，把憲政、選舉、政治這些嚴肅議題變得很生活化，還有互動式表演劇場，讓民眾有意見發表的空間，可說是很成功的國家憲政中心。因此建議中正紀念堂不要再由教育部來管，可從文建會、文化部或內政部的國家公園系統等來運作。

羅曉南：經過民主的轉折，我們社會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共同聲音，未來部落格的發展，每個人都只玩自己的，社會上還是需要尋求共識，才能作決定。